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consists of several overlapping, light gray, wavy lin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fluidity. These lines are irregular and organic in shape, resembling stylized waves or calligraphic strokes. They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white page, with some forming larger loops and others being more linear.

春

晚

天色將明，意識才剛到位，太陽穴兩側一漲一縮如脈搏般抽疼尾隨而至。慶幸的是，今天早上恨沒有跟來，就像再沒有人輕撫她柔細長髮，用吻喚醒她，也不讓她難過。但她仍習慣性地拍拍一旁冷涼的枕頭，手臂不能伸得太直，再過去就是床的斷崖。心裡默數，第二百四十三天。

過往，她會持續維持這樣的姿勢，不讓自己完全清醒，逼記憶洩流。被褥於是緩緩浮出熟悉的氣味，顧不得上班要遲到的听豪，任性埋進她柔軟胸脯，舔吮她的乳頭，伸手探進她兩腿之間，以酣暢淋漓的歡愛，開啟新的一天。

「都跟你說了，早上有個會議。」她邊穿衣服，邊搶在他淋浴時坐上馬桶。

「沒辦法，我就是個無賴，就是離不開妳。」他頭探出拉門，水注嘩嘩拍打他深情笑吟吟的臉。「就想賴在妳身上，賴著愛，一直，一直。」

匆匆慌亂的早晨，是夫妻該有的日常。

此刻，六點五十五分，海雲拉開布幔，推開玻璃窗，庭院裡風暖鳥聲碎。

她不急著盥洗如廁，不必跟誰輪流使用吹風機，整間主臥都她專屬，包括壞掉的燈泡、阻塞的水管、每逢大雨即滲漏的牆縫，婆婆初一十五配粥吃的素食

醬菜、全部的憂心、叨念和健保費，兒子的校外教學、交友軟體裡的LB (little bitch)、暢旺的腎上腺素以及聯絡簿。

戶長，一家之總管的權柄悄悄落進她手裡，因為听豪幾年前已加入雲配偶行列，跟她開啟遠程交互模式，虛擬情愛和關懷。

LINE群組裡，已婚卻單身的太太們這樣形容長年供養在雲端的另一半：「你們看，天邊那朵濃積麻花捲，像不像我老公？」根據作家格十三的說法，那是因為肉體過度膨脹，帶動精神拔高，終致如水蒸氣，越飄越遠。

儘管丈夫返家的日子從月延長至年為單位，也只暫時離席，並非退場。她只是接手，不是掌控，依然要牢記他的喜好，成就他隔空遙控的意志，無條件聽從全部的指點指教和指正。

記得兒子高中開學時，老師發了一份家庭調查表，上面有個欄位寫著父母的婚姻狀況，是分居還是分住。

居跟住不一樣嗎？海雲問。不一樣，兒子說，分居代表爸媽感情出了問題，很可能有離婚的打算；分住是指因工作關係，不得不暫時分隔兩地，每段時間還是

會相聚，例如海外與台灣、北部和南部，儘管分開住，感情還是好的。

海雲手握方向盤，分神想著兒子這番解釋，不禁苦笑。一定有很多同學跟他一樣，被迫和爸爸分處兩地，每天靠微信下載親情，勉力維持和諧溫馨的表象，假裝成哥兒們，細數NBA球員，批評巨石強生演技十年如一日，丹尼爾·克雷格的007最終回不如預期。然後，能聊的，相互關注的，越來越少越分歧如掌紋。於是，取消視訊避免尷尬。漸漸地，手機鈴響成為煩躁的負擔，終於明白不是「受過傷，就能成為彼此的太陽」。

熟練地將車子停妥兩車之間的窄格，海雲緩過一口氣，眼前敞開的大片水泥地幻化成《沙丘》裡的荒漠，無盡長征，她是擱淺的鯨，夢回海洋。鹹澀的淚水忽忽來到唇邊。

今天特地請假，難得穿著輕便的她，腳上是一雙胖姪鞋帶過長褪色咖啡般的氣墊鞋，听豪老愛取笑它是老奶奶專用醜款。其實這種鞋特別設置了儲氣腔，帶來很好的減震效果，最能保護腳踝、膝蓋，耐磨好穿。

舒適、合腳的鞋，才能在雨中跳舞，獨自漫步無人的街頭。

位於西屯路這家叫「集慶」的銀樓，滿滿金銀珠寶櫥窗，長短大小造形各異的項鍊、戒指、飾品，黃金的、白金的、鑲寶石的，晶瑩璀璨，充滿幸福歡樂的隱喻，家有喜事的人客倌限定。

听豪曾帶她來過一兩次，她自己來過更多次，在金價還持續低迷時來買每單位一兩重的金塊，作為投資。這點听豪也有話說，他認為上個世紀九〇年股市崩盤後，世界各國經濟景況都不好，不可能也沒能力再發動任何戰爭，具避險保值特性的黃金，價格上漲空間有限。誰知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後不久，黃金從每盎司六百八十一美元，拉抬至一千九百美元的歷史新高點，證明她的眼光精準。

銀樓老闆姓周，六十上下，富富泰泰，永遠笑容親切，無論你要買的物件多麼廉價不起眼，他都會耐心地仔細幫忙挑選，即使看了半天猶拿不定主意，他一樣笑吟吟殷勤替換。

興許上班日的關係，時間尚早，店裡竟沒有客人。海雲從包包裡掏出那只脹鼓鼓無印良品贈送的福袋攔住櫃檯上，小心拉開上面纏繞的土黃色錦帶，告訴老闆要全部變現。

周老闆一陣小錯愕，訝然綻開的嘴角很含蓄，戴著金邊眼鏡的眸子，看你的時候，不單單看著你的臉，而是將兩道柔和的目光望進你的瞳仁，主動猜測並體貼你的需求。

「轉投資？」關切語氣像老朋友。

「有急用。」海雲淡淡點頭，接收到他體己又不便多問的眼神。

周老闆轉身從櫃檯後邊抽屜取出一條白色長方形的絨布鋪在玻璃櫃上，海雲兩眼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他右手無名指那枚碩大的藍寶石戒指，隨著它拿出鉗子檢視每個鐳子、耳環上的紅綠寶石、墜子鑲嵌的鍍金膜而轉動。

「這些裝飾品都不值錢，全部要挖出來才能秤重，妳可以帶回去留做紀念。」他說。

海雲禮貌地表示不用了，交給他處理就好。世故的他一定看多了這種為了各式各樣原因不得不「變賣家產」的場面，態度十分嚴謹，熟練而專心地清理每一個物件，再全部拿到他背後那只用壓克力罩罩著，看起來相當精密，數字精確到小數點後三碼的電子秤。

「一共八十五萬。」

周老闆從保險櫃取出現金，每十萬一疊，放入小型點鈔機清點兩遍，先放入牛皮紙袋，再攔進布質的福袋內。

走出銀樓，街道依然冷清，冬陽在她身子後方，以短促的陰影追趕。幸好她腳上的鞋適合疾走，如有需要跑步也不成問題。這日常的光影其實無所不在，為何此刻像隱藏的陷阱，迫她步伐慌亂。

拿著這麼一包現金走在行人稀少的馬路上，海雲感到無以言狀的恐懼，擔心剛剛進店裡時會不會有人站在外頭窺視，任何人進銀樓，是買是賣，都表明了身懷財寶，難免讓宵小覬覦。她下意識地將包包往腋下挾緊。如果听豪在就好了，他可以把車子開到門口接她，或陪她一同前來。但，他會嗎？他是個極要面子的人，因為生意失敗落得要變賣老婆的首飾為自己還債，心裡想必煎熬。

突然一陣急促的踩踏聲從後頭逼近，海雲胸口陡然滿脹，包包移入懷裡，幾乎要拔腿奔跑，忽聽得周老闆溫潤的嗓音響起——

「我陪妳到停車場。」聲音才落，已快步來到她身旁，「不好意思，剛剛沒

想起，妳一個人這樣不安全。」

「謝謝你。」她回眸與他相視一笑。無形煙花，頓時在空氣中閃爍。

過馬路時，周老闆手臂輕輕搭著她的肩膀，開放的空間裡，她居然能嗅聞他身上那屬於男人特有的體味，一股安心、踏實感片刻間弄濕了她的雙眼，不明白自己幹麼這麼感動。

是感動還是感傷？清醒的肉體，睡著濛昧黎明的纏綿，她至歡至愛的人，漂泊的蹄聲，漸遠漸渺漸無聲。

多希望停車場永遠到不了，一路上有他相伴，傾聽她叨絮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開心的，不開心的，安定她的心，讓她自願渺小，堅毅地不鬆開手。這段路，猶如奢來的一般珍貴，轉眼已到盡頭。

揮別時，周老闆猶站在原地目送她安全駛向馬路。

午休前趕到銀行，號碼牌757，屁股才沾上椅子，服務員廣播，四號櫃檯亮起紅燈。海雲趕緊提著包包向前。

「我要先存款。」整包福袋和存摺交給行員後，她如釋重負，不自覺地又嘆了一口氣。「然後，我要辦理房屋貸款。」臂彎裡灰色格子丹寧托包放了她的雙證件、印章和土地、房屋權狀以及薪資證明單。

行員淡漠地瞄了一眼她的身分證。問：「林小姐最近要做什麼投資嗎？」

這幾年由於詐騙案件頻傳，近來只要大筆現金借貸或提領，金融單位都會例行關心一下，以免再有民眾受騙。

「不是我，是我先生，他在杭州做生意。」海雲真實以告。

行員問：「要貸幾成？」

「最多可以貸幾成？」

「一般購屋貸款可以貸到七成，投資貸款頂多五成。邱小姐是我們的老客戶，我可以請經理多核一成給妳。」行員還是不放心，追問：「先生剛去杭州還是已經在那裡待一陣子了？」

「待了快十年了。」

行員臉色微變。「做得不順利嗎？」

一般能在對岸熬過七、八年，通常已經打下相當穩固的基礎，怎麼還需要從台灣搬錢過去。關於這點，海雲心中也頗有疑慮。

「不是的不是的，」她趕忙解釋：「其實他做得很不錯，只是想趁著市場還熱，趕緊到別處擴點。」

簡單幾句話，她竟漲紅臉，兩頰熱呼呼的，看在別人眼裡，一定以為她言不由衷。而她的確言不由衷。

行員再次點點頭。「麻煩填一下申請書，審核的時間需要二到三個星期，大約一個月左右會撥款到你指定的帳戶，手續費直接從帳戶扣抵。」

「好的，謝謝你。」

「方便請教邱小姐，妳先生在杭州做哪方面的投資？」

「零售業。」

「哪種零售業？」

海雲霎時呆愣，也許昕豪跟她提起過，認真細想，只是憶不起來。

不再共享兩人旅程沿途的風景後，驚覺彼此只是幽暗的過場，止於泛泛。

家屋後方有棵芒果樹，從抽梢、展葉至枝條蔓生，二月中旬花蕊初綻，三月進行生理落果，希望冷霜不來危害，四、五月綠色圓形果實便各自奮勇增長，如無意外，六、七月即肥碩熟甜。她對昕豪和他的事業，竟不若對一棵芒果樹的了解，旁人隨口一句話，令她整顆心落荒而逃。

也許過於遙遠的關係，相互都力不從心信守昔日的承諾，同時擁有許多關係，卻同時沒有一個完整。

海雲心裡抱怨這行員實在太囉嗦，辦個貸款又不是沒有抵押品，問東問西像怕被她倒債似的。

將一千證件影印、登記完畢，退還給她時，行員見她一臉尷尬，又雞婆提醒：「保險起見，妳還是過去看看，畢竟抵押的房子是妳的。」

海雲知道他還有話沒說出口，她不要問，不要他出口，保留一局未揭盅的謎，像保留一場沒到盡頭的夢，她便不需要接受醒來時陽光刺目的疼楚。

貸得的額度約莫六百萬，期限二十年，每月償還三萬元，以她目前的薪資收入尚能負擔。昕豪需要她，肯定她在婚姻中的價值，以致讓她忽略了明擺在眼前的

事實，忘了感情不是一個人的事。

走出銀行大門，一陣強風拂掠，她過短的褲裙和不夠厚長的襪子中間露出一截小腿肚，冷得她直打哆嗦。再一個多月要過年了，昕豪到杭州以後，她已接連四年沒在年初二回娘家，也沒給自己添購幾件像樣的新衣服。

這陣子她時常想起他們剛結婚時，急著買車買房好將婆婆接來同住，每月薪資繳完貸款就快見底，為摺節開銷盡量不外食，於是她買了幾本食譜，到IKEA購入簡單廚具，調製家的味道，以為那是幸福的開端。

廚房在透天厝的尾端，狹長L型，既沒有旅遊頻道《改建大作戰》裡光潔明亮的櫥櫃與中島，更不可能烤箱、調理機齊備。尤其糟糕的是外接小後院，公公生前栽植的芒果樹十分安詳地盹住晨曦，吸納九成天光，蚊蚋趁隙潛入。

昕豪總不忘幫忙點上鱷魚蚊香放門口，送上擁抱和親吻，說：「這樣妳就可以安心料理美食。」

她怎能沒發現，他說的是「妳」，不是「我們」。

年少時，刻苦、狹仄的角落從來都是媽媽的屬地，她們姊妹三人忙著讀書、工作、結婚，無從體會媽媽揮汗、掌杓的辛苦。而今，白日裡在公司已耗盡精力，穿上圍裙，執起刀柄的瞬間，她險險把持不住的想哭。

那陣子，她常覺得不可思議的失落，即使盯著昕豪歡快地大口大口咀嚼，嘴角油漬碎屑盤據，像貓咪意猶未盡地舔著盤底，笑容滿足到溢出來，還是有股晃動的虛無感。夜裡，伴著他的鼾聲入眠，她會刻意貼近他突突顫動的胸膛，嗅聞他極富性挑逗的費洛蒙。難道是他閉著雙眼的睡容太過解放，鼾聲太過安逸，充斥著透明感，因而能輕盈地在家庭的責任和需要間抽離？

每日鼓起殘餘精氣神，咬牙苦撐的成果，是奮勇學會了一身好廚藝，舉凡叫得出名字的台菜她都能料理出相當的火候。

記得有次燉煮四神湯，發出吱吱聲的快鍋熱氣蒸騰，掀開鍋蓋的剎那，香氣攪動腸胃，美味同時爆表，兒子讚聲連連。那時節昕豪的同學、朋友們有事沒事就聚到家裡來，熱熱鬧鬧，日子是抑縮在水面下張口無聲的溫馨。

那時，她以為足夠努力，最大範圍的單方付出，就能獲取歡笑，和更多的歡笑。從沒想過，那只是片刻的時光，一如電影《藍色情人節》，幸福只存在某些當下，

過了，就不再回來。

她在公司的位階跟著私房手藝步步高升，昕豪卻始終在原地擺盪，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就不再吆五喝六，向外人炫耀自己老婆。

當愛情卸了妝，便再也無法靠浪漫支撐。

娘家媽媽再三提醒她千萬不可得意忘形，要顧及先生的感受。受到上司賞識，薪資倍增，她當然得意，但她忘形了嗎？如果可以交換，她寧可昕豪渾身掛滿榮耀，她樂於扮演配角，熱眼看著他的驕傲，為愛討好，渴望一起到老。

她的哀愁不是生命落入死蔭幽谷，是情感沸騰過後得以預知的冷涼，玫瑰一經綻放無可避免的凋零。

然而，也許她獨自煎熬的婚姻根本反覆徒勞，傷害與療傷的輪迴，但也許還未去到最終回，難道不應該看在愛的份上，再給自己一個機會？

看看手錶，十二點十分。走出銀行，冬陽正暖，現在回家只能和坐在電視機

前的婆婆大眼對小眼。她決定到百貨公司轉轉，吃碗拉麵，找找有沒有合適又正在打折的衣服。

「23區」還在，真好。這家位於大遠百南棟，專進口日本設計師恩瓦德作品的專櫃曾經是她的最愛。服飾樣式簡單大方，時尚與奢華並重卻不過重，絕少蕾絲，也不綴以突顯個性的亮片或可愛珠子，很合她的脾味。

海雲先環繞櫥窗一圈，欣賞五個假模特穿著的幾款套裝，格紋大衣，寶藍、銀灰連身洋裝，黑白色調的襯衫、風衣，剪裁均十分新穎雅緻，頸子繫上同色絲巾，腕際的皮革提包，真出色！玻璃上貼著：四種走進英倫的最佳穿搭途徑。

好多年沒來了，櫃姊早已換人。興許見她一身樸實媽媽裝，一走進來就直奔特價區，櫃姊盯著電腦的雙眼只抬起來幾秒鐘就又移回屏幕，反倒讓海雲能自在地往架子上翻尋、拎往身上比看大小，驀然瞟見自己出現在牆上的全面鏡框裡，既驚訝又羞赧。

四十八歲不能算太老吧？剪的什麼江青頭，呆板透了！兩頰蒼白得像《暮光之城》裡的羅柏·派汀森，身上的外套材質一看就知是化學纖維，褲裙才九百九，

身材再好也瞞不了專業又愛以貌取人的櫃姊。

「我想試穿這件毛料洋裝。」口氣倒是部門主管的自信語調。

「好的。」櫃姊打量一下她的身材，說：「妳屬於瘦高型，十一號應該適合，不過，裙子會短一點，還好，妳的小腿很勻稱。」

這話術太高明了，不著痕跡讚美更令人心花怒放。櫃姊快步走向後面取貨，順便拎了一件呢絨外套過來。

海雲走進試衣間，趕緊看標價。貴。大約是平價時尚品牌的七到十倍，好看的程度也是。溫暖不厚重的洋絨，內襯拉鍊，不僅裙襬連胸線都裁製得服服貼貼，顯出她久沉冰河底的曲線，再搭上那件長板大衣，完美的程度簡直可以登上VOGUE廣告。她拉高衣領緊緊包覆住身軀，想像昕豪午夜裡伸過來的雙手，環抱她整個人，熱吻如繁雨急落，飢渴又急切……。櫃姊激賞的表情，配合拉長音的連番誇，令她今天的血拚行動達到最高報酬率。

經過一番緊扣預算的天人交戰，她決定買下洋裝，捨棄那件叫人愛不釋手卻得耗掉她三分之一月薪的大衣，櫃姊直呼可惜了。

回到社區才五點半，這時候婆婆應該在三角公園跟長青學園的媽媽們跳土風舞，她手上這大掛紙袋得趕緊提回家攔進臥房衣櫥裡。

媳婦這角色無論擺在哪個位置只能是幫補與陪襯，越扁平低調越好。

孩子照例補習去了，晚餐也在補習班解決，屋裡就剩她一人，一如往常。空氣裡只有後面鄰居家悍悍的炒菜聲。冷清、寂寥的每個角落瀰漫著冬日的沁寒，走著走著就讓人心慌。

打開樓下每一盞燈，伴隨亮光而來的是島嶼冬日黃昏特有的潮濕，混合一股來自防火巷的苔泥與食物腐敗的味道。她從冰箱拿出高麗菜和昨夜醃好的肉片，一袋蝦仁與透抽，打算在二十五分鐘內煮好兩碗海鮮麵。接著打掃、收拾裡裡外外。

一開始，她以為自己熱愛烹調，融入昕豪的喜好，馴化並催眠自己成為嫻慧的廚娘。

「烹調時，應該學『帥哥廚師到我家』，來一杯紅酒，邊聽音樂邊洗洗切切，培養優雅情調。」她曾經這樣要求過昕豪，卻被他笑虧電視看太多。

「我餓死了，妳手腳快一點。」催促的口氣像直接拿針刺破氣球，每回都令

她超沮喪。

突然安靜的四圍，寬敞如海，紅酒和音樂亦無法增添樂趣，如果沒有他的日子，這樣的空間一點也不私密溫馨，情願讓渡給煙霧繚繞的鱷魚蚊香。

玻璃櫃上，夜幕映照出憔悴的五官，左轉出現，右轉也出現，仇敵般地亦步亦趨。她究竟是慢慢變老，還是一瞬間就崩壞了。伸手打開窗戶往外看，發現後院的芒果樹開花了。這棵愛文芒果每到三、四月開始結果，往年听豪會小心翼翼地噴灑一次農藥以驅蟲，藥效過後再套袋，六、七月成熟的芒果發出陣陣果香，他仔細挑選最香濃的，每天採三、四顆，讓她和婆婆解饞，那甜，是屬於羅曼史等級的。那時，作為幸福人妻，她堅信兩情若是久長時，無需朝朝暮暮。

如今，乏人看顧的芒果樹，樹葉變得粗黃，樹幹上蟲蛀處處，果子越結越少，樹底下覆滿鬼針草與它爭奪每一寸土地，跟她一樣不敵歲月摧殘，無聲無息地頹朽，卻仍堅持守護這個家。

假如當初她沒有答應听豪到杭州工作，他就不會虧空公司那麼多錢，面子上掛不住，只好留滯大陸另謀出路，這一切會不一樣嗎？多年以後，他們依然相愛嗎？而今，只要他返鄉探親的日子，家裡的氣壓便十分低沉，一股欺瞞、遺棄的氛圍。

她與婆婆向來相處融洽，尊重各自擁有的簡單生活，卻被听豪逼到牆角成為彼此的獄卒，看守著一座岌岌可危的屋瓦，日復一日難以負荷。

手機叮了一聲，听豪傳微信說週末下午回來。好端端回來做什麼？下一秒，她不禁失笑，覺得自己實在要不得，听豪不能因為想她孩子想母親回來嗎？回家對任何人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根本不需要理由。但對一個不顧代價迷航的人就不同了。

渾身一陣哆嗦，來自過去的寒風破窗而入，她頓時心神不寧，試著像壓住米酒瓶蓋那樣，壓下所有志忑，然而瓶底下的騷動卻不肯止息。

晚餐時，婆婆跟海雲說起舅舅的事。「他今早騎機車到果園時，可能天色太暗，一不留神栽進路旁水溝裡，送到醫院已經沒有心跳了。」

海雲訝異張大嘴巴，一時接不上話。

「我已經打電話給听豪，叫他盡快趕回來。天頂天公，地下母舅公。出殯那

天他一定要到。」接著，婆婆沉浸在喪失哥哥的悲傷裡，每吃幾口麵就抹一次淚。

海雲原本要告訴她，她把房子拿去抵押借錢的事，但這節骨眼似乎不好開口。

夜裡躺在床上，睇著簇新的衣裳懸在衣架上寂寞地美麗著。家族裡正要辦喪事，暫時不適合讓它亮相，一頭呆板的直髮也只能讓它繼續無趣著。

總是這樣，生活中層出不窮的鳥事，一會兒婆家的誰誰誰，一會兒娘家的這裡那裡，生命中那雙撥弄的手想盡辦法阻止已婚婦女活得歡喜自在，若是不小心露出丁點星火，馬上抬起腳踩爛，還要求她們燦笑著過寡淡的鬼日子。

舅舅那群得意於職場各領域的兒女，因事業忙碌，特地趕在頭七前一天讓他出殯。

婆婆提早兩天回娘家幫忙，說要住到做完三七，陪她寡居的嫂嫂。

昕豪或許憂心親友們問起他的中國事業，午宴還沒開始，即藉口訂了隔天早上九點班機回杭州，簡單與眾人打過招呼，拉著海雲從新竹開車趕回台中。

坐副駕上，海雲冷眼瞥向他，用力讓自己平靜下來。闊別半年多，他竟顯出中年的富態，染一頭黑髮卻遮掩不了恣意增生的皺紋，寬鬆毛衣擠往肚腹，更添臃腫，但看在他眼裡依然瀟灑。她好想握住他的手，告訴他頂多再三星期貸款就能下來，當初買的金飾增值三倍多，要他別為資金的事情太煩惱。也想問他農曆春節回不回來，是否多待幾天，帶媽媽、孩子出去走走？他們倆多久沒有擁抱、沒有性生活？

昕豪手握方向盤，兩眼直視前方，緊抿的雙唇蓄意將她隔到千里之外。

她想，初初相戀時十指緊扣，真不算什麼。結婚三十年，還願意牽手走遠路，才是真愛。婚姻的本質，就是千難過去還有萬難。

除了生悶氣，她一句話都不想說。這些年，越洋電話總體恤地報喜不報憂，任何人生病都是她的責任，狂風暴雨中她是大傘更是支柱和糧食。不是她做得不夠好，是她的好被理所當然的忽視。

太安靜了，多喘一口氣就會氧氣耗竭似的。車外呼嘯刺耳的引擎、喇叭聲都成了背景，彼此呼吸可聞，喘息聲是急躁不耐的，誰先開口誰就落了下風似的。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終於。謝謝他打破僵局，挽救她殘存的一口氣。

「關於你新成立的公司？」

「是的。」口氣莫名慎重。「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各行各業生意都不好做，單單杭州蕭山的台商就關了數百家。」

然而這些都不是重點，海雲明白，靜靜等候他拋出震撼彈。

「上回媽給我的那兩百萬，敵不過高漲的物價和人事成本，虧空越來越大。

我想，我們離婚吧，我不要妳跟著我受苦。」

「我是你的老婆，跟你同甘共苦不是應該的嗎？」海雲盯住他閃爍的星芒。

「妳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那個虧空之大，我恐怕拚搏一輩子也填不滿。」

「多少？」

「四千萬台幣。」

海雲直覺呼吸停止了好幾拍。

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要多久才能存到那個數目？

過往，他總抱怨懷才不遇，在公司遭主管輾壓，同事排擠，妄圖自己當老闆，

做自己喜歡的事。用力挖了一個無底的錢坑，坑掉他媽媽的退休金還不夠，眼看著要連這個家都賠上。

「所以，我們離婚以後，你就能解決難題？」

「不是，是離婚後我就沒有牽掛，可以放手一搏，置之死地而後生。」

牽掛？海雲差點失笑，質疑他懂不懂「牽掛」這兩字真正的涵意。

「原來是我們的婚姻綁住你，讓你礙手礙腳？問題是我從來不曾過問你在中國的工作。」

「妳怎麼就是聽不懂呢？我不要妳跟我吃苦，我要妳過得好好的。」

「不要把自己說得這麼偉大。搞外遇就搞外遇，承認很難嗎？你還是個男人吧？」

「我沒搞外遇。」

「你還有肩膀吧？」

「我說了，我沒外遇。」

「別逼我瞧不起你。」

按照電視劇情的合理演出，她應該哭鬧一下，至少要表現得難以接受，噴幾滴眼淚應應景。但她的痛苦像上了麻藥，放在現實的景況中，反而輕飄飄的失去它該有的重量。

「這樣跟你離婚，像是我受不了苦，在你最需要奧援的時候拍拍屁股走人？這我做不到。」

「那怎樣妳才肯離婚？」口氣居然溢出逼迫的味道。

「等你功成名就吧。你發大財了，才有能力休掉我這糟糠之妻，放心大膽去包二奶、三奶，不是嗎？」

她的冥頑不靈，令昕豪大發雷霆，竟爾忘了轉往中港交流道，一路將車子開到彰化。等他要找個藉口加以辯解時，海雲僅剩空蕩蕩的一層哭不出來的皮肉，只能用更多的鄙視回應他。

「我不會讓你白白離婚，我會把房子留給妳，帳戶裡的存款，那些金子，還有股票，這部車妳要的話也給妳。」

套句對岸的說法，他是準備要淨身出戶，只求她放人。

「負債四千萬，還這麼大方？」
海雲目光輕輕掃過他陡然漲紅的臉孔，涼涼地觀看他眉宇之間昭然若揭的心事。

「媽媽跟兒子呢？」她問。

「兒子明年就上大學了。如果妳沒有想再嫁，媽也可以跟妳住。」

「亦即，我依然孤伶伶守著那個家，照顧孩子和你的老母親，卻得任由你為所欲為？」

夜裡兩人躺床上，昕豪故意弓著身子挪向床緣背對著她，像一種懲罰。彷彿無論她喊得多麼聲嘶力竭，他始終在水族箱的另一邊充耳不聞。

在這個婚姻裡她是太過安分，偶爾站在太陽底下都要擔心位置不對恐怕遮住別人的光線，時時修正自己要如同滿分的考卷，討眾人歡心。然而，在她還沒鼓足或蓄積「管他去死」的勇氣之前，她仍想拚盡最大力氣挽回。畢竟她曾那樣深深地愛過他。

一夜無眠，班還是得上。

她將熬好的稀飯放進電鍋溫著，昕豪特別愛吃的薄鹽鯖魚、醬瓜和酸筍用保鮮盒裝起來，交代婆婆等他醒來，幫他煎個荷包蛋。

兒子在車上好奇地看著她。

「昨天，妳跟爸爸吵架了？」

「怎麼知道？」

「整個晚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是嗎？在即將坍塌的夫妻關係中，她竟以失語的方式抗爭。又或者，在昕豪丟出震撼彈以前，她的內心早已傾圮成一座廢墟，是以連抗爭的力氣都沒了。

年假開始前一天，老總叫她進辦公室，交給她一只信封，裡面是一張面額三十萬的支票。海雲倏然心驚，以為公司要資遣她。

「這是公司獎勵妳每個月業績不僅達標，還領先其他同仁一大截。」老總挪

了挪胖屁股，推推黑框眼鏡，慎重其事地瞅著她數秒鐘，接著說：「公司想到馬來西亞駐點，不知道妳有沒有意願？」

突如其來的訊息，海雲一時怔愣。「能給我一點時間考慮嗎？」

「年假過後給我消息。原則上，妳先帶一組人出差的方式過去了解那邊的市場、環境、競爭對手以及法令政策，半年後，大約九月，再正式駐點。」

走出辦公大樓，她赫然發現眼前的忠明南路竟是如此寬敞，慣常擾鼻的PM2.5也變得清新宜人。

這麼大事情，她該第一時間打電話跟昕豪商量的。但他會在乎嗎？婆婆會怎麼說？她會捨不得媳婦飄洋過海到外山頭打拚，像當年送昕豪到杭州時，那樣淚流滿面嗎？

海雲站在十字路口，冷風不斷迎面吹來，灌進領口，煎熬並淘洗她的五臟六腑，令她通體舒暢。此刻，她像古代纏足的婦人，倏然解放後需要一段時間練習走路。

忘了車子停在地下室，她沿著騎樓往前直走，腦海裡雪絮紛飛，心情複雜得分不清是喜是憂。直走到銀行門口，才急急折返。進地下室前婆婆來電，一進地下

室電話就斷了。車子開上台中港路，她回撥給她，告訴她再二十分鐘就到家了。

「听豪生病了。」婆婆聲音聽起來急如星火，感覺熱氣正通過話筒噴往她臉頰。「他沒辦法回來過年，妳快訂機票，到杭州去照顧他。」

「他生什麼病？」

「連飛機都沒辦法坐，當然是很嚴重的病。」

「但明天就除夕了。」

「沒關係，我們可以自己過，听豪身體要緊，妳快去。」

「機票恐怕很難訂。」

「妳去想辦法，妳妹妹不是在長榮當地勤？」

海雲想問婆婆，妳確定沒有人可以照顧他嗎？或者，妳確定他真病了嗎？听豪也許只是胡謔一個不想回來的藉口，這世上只有母親能被兒子騙得團團轉。

鬆開油門，將車子緩緩靠向慢車道，轉進福雅路「Mini」的停車場。停好車，她拿起手機，傳微信給听豪。

「病了？」

「嗯。」

「真、假？」

「真。」

「媽要我去照顧你。」

「不用。」

「不嚴重？」

「還好。」

「幫個忙。」

「什麼？」

「告訴媽，我去杭州了。」

「妳要去哪？」

「馬來西亞。」

「就妳？」

「跟一個男人。」

關掉微信，她又撥了兩通電話。妹妹笑她終於開竅了；兒子一聽到媽媽要帶他出國度假，開心得嗓子立馬變成男高音。

她心中湧起久違的自由輕快，簡直想縱聲大笑。既然捉不住、留不住，何不讓他展翅高飛，奮力浮出幾乎要滅頂的巨浪，翱翔在自己的藍天碧海。抬頭，夜空胖腫雲層逐次散去，星星探頭向她調皮地眨眼睛。

手機屏幕忽而亮起，听豪傳微信問，是要跟哪個男人出國，她抿嘴一笑。沒理，將車子U形回轉開往大遠百。年終獎金，加上這三十萬，帳戶裡一時湧進太多存款，得花掉一些才好。

23區的櫃姊見了她，態度明顯比前幾個星期熱絡許多，第一時間就走出來招呼她。

買完大衣再去燙頭髮會不會太晚？欸！管他去的！反正今晚她得忙著想辦法訂機票，婆婆會體諒她的。

（本文榮獲二〇一九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優選）